

  
风物咏

# 犹怜草木青

杨文革

几场激情澎湃的雨过后，树木和青草蓬勃疯长起来。青枝绿叶在风雨中倾诉，风吹过，树林激荡起绿色涛浪，绿叶一波一波地随风起伏。清澈明朗满眼的绿直扑眼帘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高大笔直的白杨树，高耸入云，树叶随风哗哗作响，唱着动听的歌谣。清澈明亮的阳光，从青绿的枝叶间流过，像清澈见底的泉水般跳跃式飞溅，闪烁着粼粼波光。一片树叶打着旋儿，像绿色蝴蝶般从高空飘落，落在了我的手心。

手捧这片正青春的绿叶，我有些不解，不是有秋天的落叶之美吗？怎么在茂盛的夏日，树叶也会凋谢呢？凑近这片早早脱离树干的叶子，用力闻了闻，树木特有的、丝丝缕缕的香气沁人心脾。把这片早早凋落的绿叶夹在书里，当作书签，让散发着清香的叶子伴着字里行间的书墨香，等待和秋天里的金黄落叶重逢。

高高的枝头传来了喜鹊的鸣叫，和着此起彼伏的蝉鸣声，在绿色的涛浪里演奏着进行曲。柳树柔蔓的枝条在风中飘逸，深绿的柳叶如眉，变得成熟

健壮，碧绿墨绿在风中摆动，这就是“风摆柳”的婀娜多姿吧？树林绵延起伏，似绿色波浪击岸，流动在青绿的“涟漪”间。在澄澈蔚蓝的天空映衬下，亮了眼，美了心。

树下那一丛茂盛的狗尾巴草连成一片，碧绿略带浅黄，毛茸茸地弯曲着。长满了草籽的毛草镶嵌着一道紫色的边，真的像是蜷曲的狗尾巴。又像小问号，在问询着凉爽的秋天哪一天可以到来？拔下一根带着草木清香的狗尾巴草，揉开草籽，米粒般的草籽随风飘散，寻找着落脚的地方，明年春天，它们是不是会先探出嫩绿的草尖？

晨光里，偶然发现一株碧绿的蒲公英。金灿灿的花已经演绎成一朵大绒球。顺手摘下发黄的茎秆，在晨曦的阳光中，张开嘴用力吹散。蒲公英的种子在阳光下像小伞一样四处飞扬，飞到哪里，就会落地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

“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，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与悲伤……”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童年时代看过的电影《巴山夜雨》里的歌曲。岁月凝香，时光如水，几十

年之前的歌曲如今记忆犹新，响在耳畔。心中感悟：人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，被岁月的风吹到哪儿，就会用自己的真诚与善良，在那块土地上坚持与努力，乐观向上地成长……

夏天炎热多雨，让树木和草丛喝足了水，阳光热烈地照射着，草丛里、树林间，氤氲着潮湿的热气，枝繁叶茂草木丰盛地生长起来了。草丛中，蝴蝶飞舞，蚂蚱蹦跳，零星的紫色野花像星星的眼睛散落其中，清雅芳香融合草的幽香，置身其中，心会宁静致远又会浮想联翩。

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。坐在碧绿柔软的草丛边，我突然想到，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勤勤恳恳努力生活的草木之人，大富大贵的能有几人？但是，冬去春来，夏长秋实，草木会发芽，人更会成长。经历了磨难，自己会更加强大，留下闪光的足迹，做更优秀的自己。

一阵凉爽的风吹来，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声入耳，顿感惬意清爽。悄无声息结满枝头的无花果，硕果累累压弯了枝。远望近看，这一片绿色，一帘幽梦落眉间，孕育着秋的丰硕与希望。

流年记

## “背包”旅行记

尹爱群

不是在出差的路上，就是在收拾出差的行囊。行李箱的滚轮早已碾熟站台的地砖，那些旅途中的意外与温暖，像海边仙气缭绕的晨雾，总在记忆里晕开淡淡的余韵。

立秋已过，在秋老虎仍然较劲的日子里，我的背包经历了一场十四小时的“独自旅行”，这让我对“安全感”三个字有了沉甸甸的体会。

8月18日14:00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烟台南站的站台上，远处的高铁如银龙般冲破热浪驶来。天空阴云密布，颇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势。我暗自庆幸赶在大雨前抵达候车大厅，更暖心的是，背包里装着女儿刚为我添置的出差装备——一台新电脑，以及她精心为我选的拉杆箱。

傍晚，临沂市平邑县的天空被稀释的墨汁晕染出暮色，列车19:20准时抵达平邑县蒙山站。刚下列车，裹挟着蒙山草木气息的热浪便扑面而来，空气中混着山楂树的酸甜与泥土的腥气。五个小时的旅途，我暗藏高兴“状态不错，没晕车”，可刷身份证通过闸机的瞬间，我的手指触到的却只有行李箱金属的拉杆。

那一秒钟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我下意识摸了摸肩膀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猛地窜出来：背包呢？

瞬间的蒙圈后，我立刻找车站工作人员求助，同时拨通了12306电话。冗长的语音提示后终于接通人工客服。她仔细记录信息，让我保持手机畅通等待跟进：“车次、座位号、背包特征？”电话那头的耐心安抚让我安定下来，“放心吧，高铁每节车厢都有监控，乘务员每站都会巡检，肯定能找到。就算暂时没发现，也能通过录像回溯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仍在懊恼自己的记忆力拖后腿。握着发烫的手机，我再次拨打12306。接线的客服姑娘声音里带着笑意：“您别着急，我刚跟临沂北站的调度室确认过，他们已经联系上G6996次列车，马上就有消息。”果然，十

分钟后，一个归属地为烟台的号码打了进来，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：“姐，背包找到了！我们给您放在临沂北站的值班室，明天一早让蒙山站的同事捎过去，7:00您去取就行。”她的话让我悬着的心稳稳落地，连声道谢！

第二天一早，平邑县的同事帮我去蒙山站取包，让我在酒店吃早餐并安心等待。当酒店餐厅墙上的时钟指向7:30时，同事的微信弹了出来，却只有简单三个字：“没找到”。

一阵慌乱涌上心头，难道是乘务员记错了车次？正想再次拨打12306，电话倒先打了进来：“您好，实在抱歉。昨晚列车长忘了交接，我已经跟曲阜东站联系好，7:20那趟去平邑的列车会从曲阜东站捎过来……”

哎呦，我这爱旅行的背包，难道是想独自出去多看看风景？挂了电话，看晨光漫过远处的蒙山，晴空里白云悠悠。想起去年同事到国外出差，行李箱落在地铁上，报警后警察只是摊摊手说“找回概率不大”，最后只能自认倒霉。

9:00，同事发来照片：我那独自旅行的深灰色背包，正躺在蒙山站值班室的桌子上，拉链被细心地拉到顶端，侧兜还插着我昨晚担心扯掉的水杯。“站台的小伙子特意嘱咐我，让您检查下有没有丢东西。”同事的语音里带着笑意，“他说这背包今天一大早从临沂北到曲阜东，刚又从曲阜东到蒙山，跟旅游似的。”

当心心念念的背包终于回到身边，触到被多人传递过的提手，似乎还带着热乎乎的温度。拉开拉链的瞬间，新笔记本电脑安然无恙地躺在夹层里。暑热依然，看着窗外掠过的浓荫草木，我的心中回荡着同事那句话：“不是咱们运气好，是总有人在为咱兜底。”

暮色再次笼罩蒙山时，我站在酒店的窗前，看着远处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，透着一股子踏实的快乐。这让我想起报纸上的话：“所谓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

## 盛夏的回信

王耀

午后的风像一条懒洋洋的黄狗，蜷在巷口打盹。阳光从老槐树的指缝间漏下来，碎成一地晃动的铜钱，叮叮当当地滚过门槛，滚进外婆的小院。院角的葡萄藤正拼命往上爬，一串串青果子藏在巴掌大的叶子里，像未寄出的情书，羞涩地鼓着腮。

外婆坐在藤椅里打盹，蒲扇搭在膝头，偶尔“啪”地拍一下腿，惊起一只贪睡的蚂蚁。我光着脚，踩在被太阳烤得微烫的青砖上，去够井里镇着的西瓜。冰凉的井水漫过手腕，“喀啦”一声脆响——西瓜裂开了，露出里面红宝石般的瓤，甜汁顺着指缝滴在晒得发白的石阶上，立刻被吸进时光的缝隙里。

“慢点吃，西瓜子要吐出来。”外婆眯着眼笑，皱纹里夹着去年的桂花香。她总把西瓜最甜的一牙留给我，像把盛夏最饱满的部分掰下一角，塞进我手心。

蝉声忽然高亢起来，像谁把一壶滚水泼进了绿荫里。我仰起头，看见一只蝉正攀在树干上，透明的翼在日光下闪着

碎银。它唱得那样忘情，仿佛要把整个童年的夏天，都压缩进这一声长长的嘶鸣里。外婆说，蝉是土地寄来的信差，它一叫，庄稼就知道该灌浆了，孩子就知道该长个儿了。

午后三点，太阳把影子压成薄片。外婆从陶罐里舀出一勺蜂蜜，浇在井水里冰过的黄桃上。蜂蜜金黄，黄桃金黄，连空气里都浮动着黏稠的金色。我蹲在石阶上，看蚂蚁排着队搬运一粒掉落的饭粒，它们踩过蜂蜜的痕迹，像走在一条甜得发腻的银河上。

傍晚，骤雨来得毫无预兆。外婆急忙把晾在竹竿上的衣服收进屋，我帮她按住被风掀起的竹帘。雨点砸在葡萄叶上，发出“噼啪”的鼓点，青果子在雨中轻轻摇晃，像一群踮着脚尖跳舞的孩子。雨水顺着瓦檐落下，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，坑里很快浮起一层细碎的泡沫，像夏天偷偷吐出的叹息。

雨停了，晚霞从云缝里漏出来，把院子染成蜜橘色。外婆搬出竹床，我们躺在床上看

天。一只蜻蜓掠过，翅膀沾了水，飞得有些踉跄。外婆用蒲扇替我赶蚊子，扇面摇过的地方，空气里便泛起一圈圈涟漪，带着艾草和薄荷的凉。

“外婆，为什么夏天的星星总像洗过一样亮？”

“因为雨把它们擦干净了呀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，“就像你小时候，每次洗完澡，眼睛也亮得能照见银河。”

夜深了，蛙声从池塘那边漫过来，像一群说书人，用方言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我蜷在外婆身边，闻着她衣襟上淡淡的肥皂香，和葡萄藤一起沉入梦境。梦里，西瓜变成月亮，挂在槐树枝头；蝉声变成风，吹过外婆的白发；而那颗掉进蜂蜜里的星星，正悄悄在我掌心发芽。

盛夏是一封滚烫的信，邮戳是蝉鸣，落款是外婆的蒲扇。多年后，当我再次听见蝉声，舌尖仍会泛起那口井水的凉。黄桃的甜，仿佛只要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就能看见外婆仍在藤椅里打盹，而葡萄藤上，还挂着一串串寄出的“夏天”。